

名家析名著丛书

普希金

名作欣赏

主编 戈宝权 刘文飞

中国和平出版社

· 名家析名著丛书 ·

普 希 金 名 作 欣 赏

戈宝权·刘文飞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希金名作欣赏/戈宝权, 刘文飞主编.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名家析名著丛书)

ISBN 7—80101—499—9

ISBN 7—80101—689—0

I. 普… I. ①戈…②刘… III. ①近代文学-文学欣赏-俄国②

普希金, A.-文学作品-文学欣赏 N. I 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572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 19 号 100013)

河北固安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50 千字

ISBN7-80101-689-0/I·95 定价: 24.50 元

撰稿者名单

戈宝权 刘文飞 吴晓都

普希金和中国（代序言）

戈宝权

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无论你们
去到哪儿，朋友们，
只要是你们想去的地方，我都准备跟着
你们去，……
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的万里长城
边。

——普希金（1829年）

在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享有极高的地位，他一向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这样讲过：“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面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他还把普希金的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曾多次讲起普希金，他认为：“在普希金以前，文学是上流社会的消遣品；……普希金第一个感觉到，文学是一件具有头等意义的民族事业，……他第一个把文学家的称号，提高到在他之前所难以达到的高度。”他还指出：“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普

希金像在寒冷而又阴暗的国度的天空，燃起了一轮新的太阳；这轮太阳的光辉，立即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肥沃富饶起来。”正因为这样，普希金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作品，不仅在俄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整个时代，同时它们也丰富了全世界的文学宝库，给予了世界各国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普希金在他的一生中曾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写过一些提到中国的诗歌作品；他曾想到中国来访问，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兴趣和盛情，这更是我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

1

回想起来，那已是40多年以前的事，1932年初，当我开始学习俄语时，我就读过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正是普希金的美丽的诗歌作品把我引上了研究俄国文学的道路。1935年3月我初抵莫斯科时，就沿着高尔基大街一直走到特威尔林荫大道，向耸立在普希金广场上的诗人的铜像，表示了我最初的敬意。从那时起，我住在莫斯科城中心，差不多每天都要从诗人的铜像前面走过，因此我的不少美好的日子，就是在普希金广场的周围度过的。我经常阅读他的作品，从中学习俄语。我非常喜爱他的政治抒情诗和描写美丽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诗章。普希金的作品丰富了我对俄语的知识，更加增强了我对俄国文学的热爱。

记得1937年2月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时，我正在莫斯科。那时我翻译了他的《致恰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作品，写了纪念他的文章；参加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他的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举行的社会活动；还为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写了有关普希金逝世百年祭的长篇通讯。

首先是2月10日这一天的中午，我参加了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上举行的普希金铜像迁移和揭幕典礼。高兴的是看到了在铜

像的台座上，重新刻上了普希金本人的诗句，来代替多年来被诗人茹科夫斯基篡改过的诗句：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同情。

就在当天晚上，我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盛大的纪念会。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等都出席参加了这次盛会。在纪念会上，除苏联的作家和诗人做了报告和发言外，还朗诵了普希金的作品，演出了话剧《鲍利斯·戈都诺夫》和根据他的作品改编成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与舞剧《巴赫齐萨拉伊的喷泉》的片断。2月16日，全苏联普希金展览会在历史博物馆开幕，我曾把鲁迅主编的《译文》杂志普希金专号和普希金作品的中译本，赠送给展览会陈列出来。

2月18日是普希金在一百年前安葬的日子。我特地先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游览了郊区的儿童村（旧名沙皇村，现改名普希金村），参观了普希金读过书的皇村中学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地点；又参观了在冬宫附近莫伊卡河旁的普希金的故居，这是他晚年生活过和决斗后与世长辞的地方。接着我就乘火车到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这原是普希金父母的领地，也是他在1824年到1826年被禁居的地方。我恰好住在圣山镇上的旅店里，因此常登上旅店后面的圣山修道院，瞻仰普希金的坟墓。我曾有几次乘着雪橇去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邻近普希金常去的三山村。沿途的雪景是那样迷人，枞树和菩提树林是那样美丽，这就

使我更加能领会普希金写的许多诗句：

“严寒和太阳；是多么美好的日子！”

“风暴吹卷起带雪的旋风，

像烟雾一样遮蔽了天空，”

“冬天来啦！……农民兴高采烈地

坐上雪橇去探寻路径。”

“……我又重新访问了

那一角土地，我曾经作为一个被放逐者，

在那儿度过了两年不知不觉的岁月。”

我参观了普希金的纪念馆，在留言簿上题了字；我访问了普希金的奶娘的小屋，这是普希金称为：“我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住过的地方；我走过了那条用普希金的女友凯恩命名的林荫道，普希金曾把他写的“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的名诗献给了她；我到过三山村，看到了那株百年的“孤独的菩提树”；我还在“奥涅金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欣赏了美丽的雪景。我还到普希金故居旁的库昌湖，参加了2月18日在冰上举行的纪念活动。当天，附近的集体农庄的庄员都来了，他们乘了三百多辆“特洛伊卡”（三套马车），还化装表演了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

4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参加普希金逝世百年祭纪念活动和访问他的故居以及有关地点的情景，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最珍贵而又最难忘的纪念；同时这也是我后来走上了翻译和研究普希金道路的一个起点。

高尔基曾这样讲过：“对于文学史家，还没有一个题目能比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更为有意义和更像神话故事般的有趣了”。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多年来，我在翻译和研究普希金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普希金和中国有关的史料。记得1956年5月到列宁格勒时，我曾有机会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名“普希金之家”），会见了苏联著名的普希金学者托玛谢夫斯基和阿列克塞耶夫等人，查阅了普希金的手稿，浏览了普希金的私人藏书。通过当时收集到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普希金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中国是有着很大的兴趣的。

普希金于18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799年诞生在莫斯科，他的母亲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巴尔的孙女。彼得大帝逝世后，汉尼巴尔受到宫廷的排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普希金常听他的母亲讲起这位外曾祖父的故事，后来他在《自传》中曾提到这位外曾祖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要他去测量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样，普希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经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名叫中国的国家了。

1811年普希金12岁时，随着伯父前往彼得堡，进了郊区沙皇村新建的皇村中学读书。这时在法国流行的“中国狂热”早已传到了彼得堡。像在18世纪中叶，彼得堡附近靠海的奥朗宁堡（现名罗蒙诺索夫城），新建了中国宫；接着在沙皇村的夏宫，也建起了中国式的戏院、桥梁和楼台亭阁等，这对于年轻的普希金的想象都会有所影响。举如他在1813年写的献给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院的一位农奴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就说：“请你不要把我当作是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又如1816年写的《凉亭题传》，大概是指夏宫中的中国式八角凉亭而言。他在皇村中学就开始写作的第

一部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其中讲到柳德米拉在妖巫的花园里所见到的美丽景色时，就有这样几句诗：

在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轻风吹来了阵阵凉爽；
在摆动着的树枝的阴影里，
中国的夜莺在尽情歌唱。

1820年，普希金因为写作《自由颂》和《致恰达耶夫》等革命诗歌，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放逐到俄国南方去。他先后在基什尼奥夫和奥德萨两地居住，并开始写作不朽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就在南俄流放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维格尔的外交官员。维格尔曾于1805年随同俄国使臣戈罗夫金伯爵前往中国，普希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里，先介绍了奥涅金所受的教育和他读过的各种书，从普希金的手稿中我们发现奥涅金竟然还知道我国孔夫子的名字。当我在“普希金之家”查阅普希金的手稿时，在第二三六九号手稿第六面的左下角见到有这样几行诗：

孔夫子，……中国的贤人，
教我们要敬重青年人，
为了防止堕入迷漫的歧途，
不要急于加以指摘，……
只有他们才能寄以希望，
希望……

但在最后定稿时，普希金把这几行诗又用笔划掉了。我们知道这时俄国已出版了有关孔子的著作，普希金很可能读过这些书。

1825年12月，彼得堡爆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普希金这时正被禁居在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6年普希金得到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移居到莫斯科去。就在1828年，可能是在伏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文艺沙龙里，他和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雅金夫·毕丘林相识，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毕丘林神父曾任过俄国东正教驻中国使团的团长，在北京前后住过14年之久（从1806年到1821年）。他精通中国语文，翻译和撰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他曾将这些著作送给普希金。像他用俄文翻译的《三字经》，一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普希金的私人藏书里，书前写有“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惠存，译者敬赠”的字样。

普希金从和毕丘林神父的交往中，知道了更多的有关中国的情形，而且对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普希金这时虽然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但实际上还是生活在沙皇当局的监视之下，连他的作品都要经过沙皇本人亲自审查之后才能发表。普希金流放在俄国南方时，就曾多次想逃到国外去，但都未能实现。于是这时候就有了想访问中国的念头。他在1829年写的一首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无论你们
去到哪儿，朋友们，
只要是你们想要去的地方，我都准备
跟着你们去，……
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的万里长城边。

接着在1830年1月7日，普希金就用法文写了一封信给当时

主管他的宪兵总督班肯多尔夫将军，请求允许他能到中国去：

我的将军：

我访问过阁下，但没有荣幸能见到你，因此我请求你允许我大胆地用书面向你陈述出我的请求。

目前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参加官职；我很想能到法国或是意大利去旅行。假如这个请求得不到许可的话，那么我请求，允许我随同到中国去的使团一同访问中国。

1月17日，班肯多尔夫就用法文复了普希金一封信，不用说，是拒绝了普希金的请求。信中说：

……皇帝陛下不能同意你的允许你到国外去的请求，认为这会很影响你的经济情况，同时也会把你从写作的工作吸引开去。至于你想随同我们的使团到中国去，现已经不能实现，因为使团中的官员都已指定，并且不通知北京的宫廷也不能重新调换人员。

这样，普希金访问中国的念头，就终于成为泡影。班肯多尔夫在回信中答复的话，只是一种非常堂皇的借口，而真实的原因是沙皇当局对普希金不信任，因为这时普希金正被俘于宫廷，受到宪兵总督的严密监视，沙皇当局不仅不会同意他访问中国，同时也排除了他到其他国家访问的可能。惋惜的是普希金未能访问中国，否则在他的文学遗产中会留下不少关于中国的诗章、游记和书简。

我们知道，普希金在他的一生当中，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当我访问“普希金之家”的普希金私人藏书室时，在俄文方

面，我见到雅金夫·毕丘林送给普希金的《西藏现状概述》和《三字经》两本的译本，书前都有译者赠送的题字；此外还有杜赫德著的《中华帝国概述》一书的第二卷；在法文方面，有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的《赵氏孤儿》杂剧。据普希金学者编的《三山村藏书目录》，其中有昂节夫编的《中文识字课本》（1779年）和他翻译的《四书解义》（1780年）与《中庸》（1784年）等书。普希金被禁居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曾到邻近的三山村亲友处借过这些书。又据普希金学者的研究，普希金于1830年5月下旬曾在卡鲁加城附近龚察罗夫家的领地“亚麻布纺织厂”住过一个时期，当时也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并且多半是历史。据现在保存着的一份目录《普希金藏书登记表》来看，共有82种书，最初的两种就是杜赫德的《中华帝国概述》第一、二两卷，此后还有《中国城市》一卷。普希金生前读过和收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大多散失，但从各种史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阅读的范围之广和他对中国的兴趣之深了。

3

普希金在1837年2月因决斗而死，他的死是沙皇暴政对诗人迫害的直接结果。正如莱蒙托夫在《诗人之死》的悼诗中所说：

诗人死了！——光劳的俘虏——
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中伤，
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
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

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在普希金逝世 60 多年之后，他的名字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才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在当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这样写道：“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普希金的著名的小说《上尉的女儿》被戢翼翬根据日本高须治助的译本转译为中文，书名《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本俄国文学作品，而这本作品又是普希金的名著；因此也可以说，我国最早翻译俄国文学作品，首先是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的，这虽然是一个巧合，但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接着在 1907 年，鲁迅用令飞的笔名写了《摩罗诗力说》，发表在 1908 年的《河南》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普式庚（即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并指出：“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学史家茆宾谓真正之俄国文学，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又介绍了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和鄂戈理（果戈理），这可说也是我国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论文。

普希金的作品被广泛地介绍到我国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首先是 1920 年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收了沈颖译的普希金的两个短篇《驿站监察史》（即《驿站长》）和《雪媒》（即《暴风雪》）。瞿秋白还专为一篇小说写了序言，其中说：“《别尔金小说集》里，《驿站监察史》一篇为最好。情节非常简单，而作者艺术上高尚的‘意

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刊载有普希金的传记和郑振铎的《莫萨特与沙莱里》。在单行本方面，共学社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其中第一种就是1921年出版的安寿颐译的《甲必丹之女》，书前附有耿济之、郑振铎两人写的序文。1924年，亚东书局出版了赵诚之译的《普希金小说集》，实即《别尔金小说集》的合译。从这时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陆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他的诗歌作品的译文，也开始出现在报章刊物上。乃至鲁迅在1934年创办了《译文》杂志之后，除经常介绍他的作品之外，还出过几次关于他的特辑，使中国读者有可能读到更多的普希金的作品。

1937年2月10日，当普希金逝世百年忌辰时，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在出版物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生活书店出版了《普式庚研究》和小说《复仇艳遇》（又名《杜布罗夫斯基》），光明书店出版了《普式庚创作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普式庚短篇小说集》和《杜勃洛夫斯基》。此外，如《译文》、《文学》、《中苏文化》等刊物都出版了纪念专号。

在抗战期间，我国还出版了普希金的不少作品，其中有《杜勃洛夫斯基》、《上尉的女儿》等小说和《普式庚诗抄》、《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等诗篇。《茨冈》系出自瞿秋白之手，是根据他的手稿整理出来的。

1947年2月10日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和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上海又举行了纪念活动；时代出版社出版了罗果夫和戈宝权合编的《普希金文集》，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了戈宝权和葛一虹合编的《普希金画传》。

1949年6月6日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时，北京的文艺界

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希金的作品更被大量地介绍过来。在选集方面，有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在诗歌作品方面，有光华出版社出版的《普式庚诗选》，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列颂》、《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茨冈》，有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欧根·奥涅金》。在童话诗方面，有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童话诗》，中华书局出版的《沙皇萨尔丹》、《牧师和工人巴尔达》、《小金鸡》，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戏剧作品方面，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鲍利斯·戈都诺夫》，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鲍利斯·戈杜诺夫》。在小说作品方面，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普式庚短篇小说集》、《杜勃洛夫斯基》、《上尉的女儿》，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别尔金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布罗夫斯基》等。总之，普希金的重要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有了中译，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普希金曾经讲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赫尔岑也曾讲起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的时代”里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有普希金的响亮的和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震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满了今天的日子，并且还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正因为这样，普希金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文学作品，早在20世纪初就传到我国来，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喜爱和反响。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一生中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无限的关切和兴趣，他的光辉的名字，也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目 录

普希金和中国（代序言）	戈宝权（1）
-------------------	--------

抒情诗

给娜塔莎	（3）
皇村回忆	（6）
玫瑰	（16）
歌者	（18）
自由颂	（20）
致恰阿达耶夫	（27）
匕首	（29）
囚徒	（33）
小鸟	（36）
致大海	（38）
致巴赫奇萨拉伊宫的水泉	（42）
致凯恩	（4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48）
冬天的夜晚	（50）
给奶娘	（52）
先知	（55）
冬天的道路	（58）